

[41] 张 蕾, 吕 健, 谢雁鸣. 肠炎宁颗粒治疗小儿消化不良有效性和安全性的系统评价与 Meta 分析[J]. 中国全科医学, 2022, 25(14): 1765-1771.

[42] 王 琳. 肠炎宁颗粒联合金双歧治疗小儿消化不良的临床观察[J]. 医药前沿, 2018, 8(11): 109.

[43] 陆妹红. 肠炎宁颗粒治疗小儿消化不良的临床研究探讨[J]. 饮食保健, 2017, 4(13): 52-53.

[44] 潘 丽, 申 琳. 肠炎宁颗粒治疗小儿消化不良的临床观察[J]. 中草药, 2016, 47(12): 2147-2151.

[45] 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胃肠功能性疾病协作组, 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胃肠动力学组. 2020 年中国肠易激综合征专家共识意见[J]. 中华消化杂志, 2020, 40(12): 803-818.

[46] 卢文杰, 朱琼琼, 陈雅宁, 等. 肠炎宁糖浆联合奥替溴铵治疗肠易激综合征的临床研究[J]. 现代药物与临床, 2021, 36(1): 80-84.

[47] 孔小清, 温彩虹. 肠炎宁颗粒联合复方谷氨酰胺肠溶胶囊治疗肠易激综合征的临床观察[J]. 实用中西医结合临床, 2022, 22(15): 49-51.

[48] 陈 凯, 张艳梅. 肠炎宁颗粒联合乳酸菌素分散片治疗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患儿的效果[J]. 中国民康医学, 2024, 36(5): 110-113.

[49] 晁冠群, 吕 宾, 孟立娜, 等. 肠炎宁糖浆对内脏高敏感大鼠脑、脊髓 CRF 表达的影响[J].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8, 16(19): 2112-2118.

[50] 蒋 霞, 吕 宾. 肠炎宁糖浆对内脏高敏感大鼠脑干 CGRP、c-fos 表达的影响[C]//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统疾病学术会议暨 2006 年全国中西医结合消化系统疾病进展学习班论文汇编. 哈尔滨: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系统疾病专业委员会, 2006: 432-436.

[51] 徐陈吉. 肠炎宁糖浆对肠易激综合征疗效及胃肠激素的影响[J]. 新中医, 2015, 47(7): 68-69.

槐花、槐米本草考证及古今临床应用研究进展

张倩倩¹, 朱娟娟^{2,3}, 周 巧^{2,3}, 梁新慧⁴, 林 盛⁴, 戴衍朋^{2,3}, 石典花^{2,3*}
(1. 山东中医药大学, 山东 济南 250014; 2. 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3.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药蜜制和制炭炮制技术与原理重点研究室, 山东 济南 250014; 4. 山东中平药业有限公司, 山东 临沂 273300)

摘要: 槐花和槐米分别为豆科植物槐 *Sophora japonica* L. 的干燥花与花蕾, 为夏季花开放或花蕾形成时采收所得。槐花、槐米及其炮制品在中医临床中应用广泛, 但存在处方用名与调剂给付饮片不一致现象, 影响临床疗效。基于此, 本文通过系统查阅与整理古今相关文献, 对槐花、槐米进行本草考证, 并对其临床应用进行梳理归纳, 结果发现槐花、槐米药性及功能主治在古代文献中记载较丰富, 而现代仅部分沿用; 在临床应用方面, 两者古今皆广泛用于便血、痔血等血症, 且古人认为槐米药力较强, 多用于重症出血, 而槐花药性缓和, 宜用于轻证或小儿患者, 表明槐花、槐米在药效强度与适应症上各有侧重。本文通过对槐花、槐米及其炮制品差异与关联梳理, 可为有效促进和指导槐花、槐米及其炮制品的临床精准合理用药, 还可为推动槐花、槐米质量标准完善、进一步开发利用及现代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槐花; 槐米; 名称; 性味归经; 功效主治; 临床应用

中图分类号: R28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1528(2025)12-4065-05

doi: 10. 3969/j. issn. 1001-1528. 2025. 12. 027

槐花为豆科植物槐 *Sophora japonica* L. 的干燥花及花蕾, 味苦, 微寒, 归肝、大肠经, 具有凉血止血、清肝泻火的功效, 常用于治疗便血、痔血、血痢、崩漏、吐血、衄血、肝热目赤等^[1]。2025 年版《中国药典》收录的“槐

花”有槐花与槐米之分, 槐花是在花完全开放时采收, 槐米则是未完全开放的花蕾, 在其刚刚结苞时进行采收。现代研究表明, 槐花、槐米中含有黄酮类、鞣质、皂苷类、脂肪酸类、多糖类、挥发性成分等^[2-6]。其中, 两者黄酮类

收稿日期: 2025-04-18

基金项目: 第七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项目 (国中医药人教函 [2022] 76 号);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药炮制技术传承基地建设项目 (国中医药办规财函 [2022] 185 号);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老药工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 (国中医药人教函 [2024] 255 号);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高水平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ZYYZDXK-2023121); 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 (ZR2023MH114); 山东省中医药科技项目 (Z-2022086T); 齐鲁医派中医学术流派传承项目 (鲁卫函 [2021] 45 号)

作者简介: 张倩倩 (1999—), 女, 硕士生, 研究方向为中药炮制。E-mail: zhangqianqian0706@163.com

* 通信作者: 石典花 (1981—), 女, 博士, 研究员, 博士, 研究方向为中药炮制。E-mail: shidianhua81@163.com

含量差异明显，槐米中芦丁含量远高于槐花，槲皮素含量低于槐花，推测可能是槐米到槐花阶段，芦丁分解成槲皮素，进而使槐花中芦丁含量降低，槲皮素含量升高^[7-8]。由此可见，槐花、槐米由于采收时间不一，会导致有效成分含量产生明显差异。课题组前期收集槐花、槐米及调研发现，槐花、槐米及其炮制品临床使用混乱，常见写槐花付槐米，其炮制品也不统一的现象，大部分炮制规范中未明确指出槐花、槐米区分使用。基于此，本文通过查阅和梳理历代本草、医药典籍及现代临床应用，探寻古今文献中槐花、槐米的药用差异，以期为保障临床合理应用及进一步挖掘两者药用价值与研究提供文献参考和理论依据。

1 本草考证

1.1 名称考证 “槐花”一词最早出现在东汉时期《华氏中藏经》^[9]中，“槐米”一词最早出现在明代^[10-11]，但在清代《寿世医窍》^[12]中才明确记载槐米为“槐花之未开者”。其实早在宋代《本草衍义》^[13]中就有提及，“今染家亦用，收时折其未开花，煮一沸，出至釜中，有所澄下稠黄滓渗漉为饼，染色更鲜明”，其中“未开花”就是上述所提及的槐米，当时未曾命名，但早已被作为染料和药材使用。历版《中国药典》中将豆科植物槐的干燥花称之为槐花，花蕾称之为槐米。

1.2 性味归经及功效主治考证 五代时期《日华子本草》^[14]是最早记载槐花性味归经及功能主治的本草典籍，曰：“槐花，味苦，平，无毒。治五痔、心痛、眼赤，杀腹藏虫及热，治皮肤风并肠风泻血赤白痢，并炒研服。”唐代《银海精微》^[15]曰：“味苦寒，入心经。去心赤，泻血，泻大肠热。”明清时期是中药归经理论成熟与完善阶段，对槐花的归经进一步论述，明代《医宗必读》^[16]曰：“槐花，味苦、酸，寒。入肝、大肠二经。”明代《药品化义》^[17]曰：“属阴，能沉。入肺、大肠二经。”明代《本草纲目》^[18]对槐花的性味入血及功能主治也有记载，曰：“味苦，色黄，气凉，阳明、厥阴血分药也。炒香频嚼，治失音及喉痹。又疗吐血，衄，崩中漏下。”清代《本草求原》^[19]曰：“槐花，苦、咸，寒。入心、大肠血分。”同时也记载槐花为“凉血要药。治胃脘卒痛，杀蛔虫。”清代《本草备要》^[20]曰：“槐花，苦凉，入肝大肠血分而凉血。”清代《医林纂要探源》^[21]曰：“泄肺逆，泻心火，清肝火，坚肾水。”清代《本草求真》^[22]曰：“治大、小便血，舌衄。”明代《本草正》^[23]曰：“凉大肠，杀疳虫。治痈疽疮毒，阴疮湿痒，痔漏，解杨梅恶疮，下疳伏毒。”槐米被命名后，最早在清代《类经证治本草》^[24]中记载其性味归经及功能主治，曰：“槐米，苦凉，入肝、大肠血分而凉血。治风热目赤，赤白泄痢，五痔肠风，吐崩诸血。”清代《本草易读》^[25]中记载槐米“治五种痔疮，解一切血症。肠风泻血，吐衄崩漏。疗失音而除喉痹，止心痛而去目赤。退皮肤之风热，杀腹脏之虫蛊。”清代以前本草古籍多以记载槐花为主，槐米相关记载甚少，对比发现，槐花在性味、归经与槐米略有差异，明确记载槐花在性味、归经方

面多了味酸、咸，入心、肺及肾经。

2025 年版《中国药典》记载槐花、槐米味苦微寒，归肝、大肠经，具有凉血止血、清肝泻火的功效，用于便血、痔血、血痢、崩漏、吐血、衄血、肝热目赤、头痛眩晕^[1]。其中性味中的苦与古代文献记载一致，微寒则略有差异但基本还是认为槐花具有寒凉之性，但古代槐花性味记载的“酸”“咸”之味未流传至今。归经中基本沿用了古籍中的入肝、大肠经，但古籍中记载的槐花入心、肺、肾经未被 2025 年版《中国药典》收录。其中关于槐花、槐米功能主治在古代文献上都曾记载过，主要是治疗便血、血痢、痔血、崩漏、衄血、肝热目赤、头痛眩晕等，但槐花、槐米治疗失音喉痹、除腹脏之虫、皮肤性疾病及外用止血等历版《中国药典》中均未记载，但目前临床上尚有使用槐花治疗痤疮、湿疹、冻疮、银屑病等皮肤性疾病疗效显著的报道。因此，应对 2025 年版《中国药典》中未收录的槐花、槐米性味归经，功效主治等需进一步分析考证，以挖掘和扩大槐花、槐米的临床应用范围。

2 临床应用

2.1 古代临床应用 汉代《华氏中藏经》^[9]中方剂“槐子散”用炒焦的槐花治疗下血、尿血。汉代《华佗神方》^[26]中用槐花及其他中药煎煮熏洗治疗痔疮出血。宋代《孙真人海上方》^[27]中记载槐花研磨成末与米汤一起服用治疗小儿泻痢。宋代《太平圣惠方》^[28]用微炒槐花联合其他中药治疗小儿大便出血。宋代《仁斋直指方论》^[29]中记载槐花在新瓦上炒香熟，可治疗治失音及喉痹。元代《世医得效方》^[30]中用槐花、槐角炒香黄，研磨成末，用羊血蘸药，趁热用酒送服，治疗脱肛。明代《袖珍方》^[31]中生槐花与其他中药制成蜜丸，治疗伤风下痢。明代《普济方》^[32]收录的《卫生家宝方》中“栝萎散”用炒槐花治疗赤眼。明代《神农本草经疏》^[33]中记载《集简方》中用炒槐花治疗杨梅疮。

槐米在未被确定名称之前，已被当作药材使用，宋代《本草衍义》^[13]中就提及“今染家亦用，收时折其未开花……治肠风热泻血甚佳，不可过剂”，表明槐米可用于治疗肠道风热之邪引起的大便出血。清代《文堂集验方》^[34]中使用炒槐米联合其他中药治疗痔疮日久成漏。清代《伤科医书》^[35]记载使用槐米治疗杨梅疮。清代《幼科汇诀直解》^[36]中使用炒槐米治疗大肠虚而挟热，肛门红肿。清代《汇生集要》^[37]中用炒槐米治疗舌无故出血，用槐米炭治疗妇人血下不止或大崩。

清代《务中药性》^[38]中记载：“槐花未开槐米是，已开未开性不异，同凉血分大肠肝，风热目赤赤白痢，吐衄唾咯舌衄血，崩漏尿血肠风痔，痈疽疗肿诸热毒，中风失音咽喉痹。”表明槐花与槐米在性味归经及功能主治上无差别，但药性上略有差异，存在槐花治疗小儿泻痢、小儿大便出血的记载，而槐米没有，初步说明槐花药效作用较槐米弱。古代医家早已意识到这一点，并在槐花、槐米临床用药上表现出一定差异，其中明代《医验大成》^[39]中记

载：“肠风粪前来，名近血。柏叶汤主之；久不止用地榆散。”柏叶汤处方中为槐花，而地榆散中使用的是槐米。另外槐花、槐米虽都可用于治疗杨梅疮，但两者用量不一，槐花用量为四两，而槐米用量为三钱，由此说明古代槐花、槐米在用法用量是有一定差异的。此外，明代《本草品汇精要》^[40]中指出“未开花者佳”，明代《秘传音制本草大成药性赋》^[41]中记载槐花“凡收须折其未开者”，明代《炮炙大法》^[42]中也表明“槐花，未开时采收，陈久者良”，进一步说明古代医家早已认识到槐花和槐米入药后作用存在明显差异，与现代研究已明确的槐花和槐米中有有效成分含量存在明显差异是一致的。

2.2 现代临床应用 随着现代对槐花、槐米的研究不断深入，其临床应用也日益广泛，两者在出血性疾病、心血管疾病、泌尿系统疾病、皮肤性疾病、肛肠疾病等方面均有较好的治疗效果，并有相关报道指出槐花与槐米在治疗某些疾病中也需区分使用。

2.2.1 出血性疾病 槐花是凉血止血要药，因性寒凉，可治疗血热妄行所致的各种出血疾病。槐花苦降下行，善清大肠之火而止血，所以尤为擅长治疗由血热所致的便血、痔疮出血。由槐花、侧柏叶、荆芥穗、枳壳组成的槐花散，联合赛霉安散可用于治疗混合痔便血，根据便血量大小对槐花散进行加减及更换炮制方法，止血效果显著，可较快缓解出血症状^[43]。赵丹等^[44]使用槐花散口服加减联合马应龙麝香痔疮栓治疗Ⅰ、Ⅱ期内痔出血效果也较好。大肠癌患者便血多因湿热内蕴大肠，热迫血行所致，槐花与红藤均入大肠经且善清利湿热，槐花性下行，可引药下行于大肠，故两药合用相辅相成，直达病灶^[45]。由槐花炭等组成的痔血合剂能祛风散邪、健脾扶正，可用于治疗痔疮出血^[46]。槐花、地榆、苍术、甘草微炒后研为细末，早晚餐用白开水送服，可治疗痔疮出血；炒槐花、煨郁金研为细末，使用淡豆豉汤送服，每天2次，可治疗小便尿血^[47]。此外，槐花还可治疗其他部位的出血，如在临床中使用单味槐花汤治疗青少年鼻衄疗效显著，且未发生不良反应，青少年鼻衄大多由于气血丰满、精力旺盛导致，而槐花具有凉血止血、清肝泻火的功效，所以对鼻衄具有较好的治疗效果^[48]。还有研究发现，槐米治疗血液外溢类疾病（如紫癜）的疗效显著优于槐花，并强调其“轻清上浮”的药性特点，对面部及上肢紫癜具有靶向治疗作用^[49]。

2.2.2 心血管疾病 槐花、槐米是民间治疗高血压的一种常用药，在临床上根据槐花泻火凉血之性，使用槐花、山楂、菊花自制的槐花饮可用于治疗高血压，当兼有高血脂症时上方中加玄参、丹参，水浸代茶饮服用，治疗效果显著^[50]。也可使用由槐花、菊花、甘草、茶叶适量组成的槐花茶饮，用开水冲泡当茶水饮服，降低血压^[51]。槐米加水煎服，每天3次，可以防治高血压脑病的发生^[52]。槐花、槐米皆可以防治高血压，主要是由于两者的主要有效成分均为芦丁，具有降血压作用，但槐米中芦丁的含量高于槐花，其临床药效亦有区别，故不可将两者混用或代用，亦

不能与其他降压类药物同用，以免患者出现身体不适^[53]。

2.2.3 泌尿系统疾病 槐花性微寒，能清下焦邪热，清代《本草求原》^[19]中记载槐花“苦咸”，而咸归肾经，与清代《医林纂要探源》^[21]中记载“坚肾水”相呼应。现代研究表明，槐花、槐米可以治疗慢性前列腺炎、肾衰竭、尿路感染等泌尿系统疾病。在临床上，由金银花、栀子花、槐花、苍术、黄柏、川牛膝、薏苡仁、滑石、酒大黄、刘寄奴、苏木组成的归黄方可用于治疗慢性前列腺炎^[54]。在中西医常规治疗基础上，由槐花、蒲公英等药物组成的中药方剂，治疗早、中期肾衰竭治愈率达85.0%^[55]。通过泄浊解毒法，由土茯苓、槐花、六月雪为基本药物的方剂可用于治疗慢性肾病^[56]。槐米对泌尿系感染所伴随的湿热类症状有良好治疗效果^[57]。基于“脏腑沉痾，药性相济”理论，当慢性肾脏病3期向4期过渡时，浊毒、瘀血互结下焦的病机特征显著增强，此时以槐米替代槐花可强化泄浊逐瘀的功效^[58]。

2.2.4 皮肤性疾病 槐花能凉血止血，清利大肠湿热，入大肠经，而大肠与肺相表里，肺主皮毛，因此槐花能疏皮肤热邪。槐花制炭后，其寒凉之性减弱，同时具有收涩之性，采用槐花炭治疗由阴虚内热引起的疮痍^[59]。含有槐花的花藤子方可用于治疗寒冷性多形红斑、荨麻疹^[60]。该方随证加减还可用于治疗冻疮，取得了很好的治疗效果^[61]。席建元^[62]使用槐花清蒸鱼食疗因湿热、血热所致的湿疹，效果显著。槐花也可用于治疗银屑病，银屑病也是一种常见且又容易复发的系统性、炎症性皮肤病，其中血热型银屑病最为常见^[63]，从血热角度考虑由诸多因素导致的血热，躁动妄行而患病，因此需要凉血止血药物来治疗。槐花清热凉血力胜，可用于治疗血热型银屑病。由槐花、紫草、赤芍、白茅根、生地、丹参、鸡血藤组成的赵炳南白疔1号能治疗血热型银屑病，因槐花能入“血分”，具有清热凉血的作用，可疏皮肤风热，从而改善症状，减轻病情^[64]。张静^[65]对复方槐米汤治疗儿童血热型银屑病的作用机理进行研究，发现复方槐米汤治疗血热型银屑病临床疗效确切，且不良反应少，应是通过清热凉血解毒，改善机体微循环，调节免疫、抗炎作用而发挥治疗作用。采用辨证组方治疗银屑病，口服及外用处方中均使用槐米，联合其他活血化瘀药、清热凉血药、滋阴润燥药、养血祛风药，可更好地治疗银屑病^[66]。

2.2.5 肛肠疾病 槐花治疗痔疮有很好的疗效，槐花既可以食疗又可以与其他药用连用治疗痔疮。已有研究发现在临床上使用槐花食疗治疗内外痔加混合痔一共68例，治疗效果显著^[67]。方媛等^[68]研究槐花消痔汤联合针灸、耳穴辅助治疗顺产后痔疮效果，发现联合治疗能在短期内减轻患者的痔疮水肿程度与疼痛感，具有较好的临床效果。槐花联合其他药物组成自拟柴葛槐花汤内服、坐浴治疗痔疮，该方不仅免除了患者手术之苦，还减轻了患者经济负担^[69]。此外，由槐花、地榆、黄芩、防风、桃仁、鱼腥草、茜根、火炭母、桔梗、火麻仁组成的槐榆片对治疗内痔、外

痔、混合痔具有很好的临床效果，治愈率高达 98.0%^[70]。

2.2.6 其他 胡志班^[71]以槐米为主药用于治疗大肠火盛、肝火上炎所导致牙龈炎、牙龈肿痛等，借助槐米性寒味苦、凉血止血的作用，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

3 结语与展望

本文通过对历代本草典籍和医学书籍查阅、整理发现，槐花、槐米入药历史悠久，槐花自汉代起就被当作药材使用，而槐米则是在宋代以“未开花”出现，用来当作染料和药材。槐花、槐米性味归经、功效主治在古代文献中记载较为丰富，而现代仅是部分沿用，通过对比古今槐花、槐米临床用药，发现槐花、槐米古今皆用于治疗便血、尿血、痔血、内外痔及牙龈肿痛等。但古文献记载的槐花、槐米治疗失音咽喉、痈疽、阴疮、杨梅疮、杀脏腑之虫等未有现代临床报道，说明古代槐花、槐米部分临床用药未得到有效延续与发展。而通过对槐花、槐米现代临床用药梳理发现，槐花、槐米还可治疗高血压、高血脂、痤疮、湿疹、银屑病、前列腺炎、肾衰竭及尿路感染等，与古籍记载的归经理论（如心、肺、肾经）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基于古今用药经验对比，建议进一步挖掘槐花、槐米临床用药价值，并开展现代相关实验及临床研究，扩大槐花、槐米临床用药范围。

槐花与槐米因采收时间不一，使其临床药效及适应症存在一定区别。古代医家认为槐花味苦、酸、咸，性寒，归心、肺、肝、大肠及肾经，槐米苦凉，入肝、大肠经，主治五痔、便血、衄血、崩漏、失音喉痹、心痛眼赤及皮肤风热等。槐花、槐米性味归经略有差异，功效主治无明显差异，但古文献记载用槐花治疗小儿泻痢、小儿大便出血；当便血严重时则用槐米入药；治疗杨梅疮时用量高于槐米，由此认为槐花药效作用较为缓和，与现代研究中槐花中主要有效成分芦丁含量低具有一定的关联性；现代文献研究发现，治疗紫癜、慢性肾病及高血压时，需根据病位、病机特点及成分含量精准选用槐花、槐米入药，说明槐米与槐花虽同源，但药效及适应症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在现代临床应用中大夫应该根据患者年龄、体质、病情程度，合理选择槐花还是槐米入药。同时还要值得注意的是槐花、槐米性寒凉，而炮制可降低其苦寒之性，减少对脾胃的刺激性，尤其炒炭后可增强其止血功能。因此临床医生在给患者用药时应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和症状，合理选择槐花、槐米或其炮制品入药，以确保达到最佳临床治疗效果。

参考文献：

[1] 国家药典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 年版一部[S].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25：380-382.

[2] 刘 琳，程 伟. 槐花化学成分及现代药理研究新进展[J]. 中医药信息，2019，36(4)：125-128.

[3] Shi W Z, Liu L L, Li J, *et al.* Bioactive flavonoids from *Flos Sophorae*[J]. *J Nat Med*, 2017, 71(3)：513-522.

[4] Ning X, Liu Y, Jia M D, *et al.* Pectic polysaccharides from

Radix Sophorae Tonkinensis exhibit significant antioxidant effects[J]. *Carbohydr Polym*, 2021, 262(2)：117925.

[5] Zhong W T, Yang C M, Zhang Y Z, *et al.* The chemical profiling and anticancer potential of functional polysaccharides from *Flos Sophorae Immaturus*[J]. *Molecules*, 2022, 27(18)：5978.

[6] 赵 雍，郭 静，刘 婷，等. 槐花制炭后新止血成分的药理研究[J]. 中国中药杂志，2010，35(17)：2346-2349.

[7] 杜玉然，贺福元，周逸群，等. HPLC 测定槐花药材不同部位芦丁和槲皮素含量[J]. 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12，19(12)：43-45.

[8] 雷燕妮，张小斌. 槐树不同部位芦丁含量的比较研究[J]. 陕西农业科学，2019，65(10)：13-17.

[9] 华 佗. 华氏中藏经[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263.

[10] 龚居中. 寿世仙丹[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

[11] 龚廷贤. 内府药方[M].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12] 张仲卿. 历代中药文献精华·寿世医窍[M].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7.

[13] 寇宗奭. 本草衍义[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84.

[14] 常敏毅. 日华子本草辑注[M].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6：120.

[15] 孙思邈. 银海精微[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23.

[16] 李中梓. 医宗必读[M]. 上海：科技卫生出版社，1959：98.

[17] 贾所学. 药品化义[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45.

[18] 李时珍. 本草纲目[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5：2005，2007.

[19] 赵其光. 本草求原[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221.

[20] 汪 昂. 本草备要[M].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7：89.

[21] 汪 绂. 医林纂要探源[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

[22] 黄宫绣. 本草求真[M]. 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

[23] 张景岳. 本草正[M].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7.

[24] 吴 钢. 类经证治本草[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

[25] 汪切庵. 本草易读[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7：297.

[26] 华 佗. 华佗神方[M]. 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11.

[27] 孙思邈. 孙真人海上方[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28] 王怀隐. 太平圣惠方[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869；1862.

[29] 杨士瀛. 仁斋直指方论[M]. 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

[30] 危亦林. 世医得效方[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4：456.

[31] 李 恒. 袖珍方[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

[32] 朱 橐. 普济方[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609.

[33]

缪希雍. 神农本草经疏[M].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2017.

[34]

罗浮山人. 文堂集验方[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6.

[35]

佚名. 伤科医书[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21.

[36]

魏 鉴. 儿科汇诀直解[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0.

[37]

陈廷瑞. 汇生集要[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4.

[38]

何本立. 务中药性[M].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1993.

[39]

秦昌遇. 医验大成[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6.

[40]

刘文泰. 本草品汇精要[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2; 459.

[41]

徐凤石. 秘传音制本草大成药性赋[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65.

[42]

缪希雍. 炮炙大法[M]. 太原: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9; 128.

[43]

江晓萍. 槐花散加减联合赛霉安散治疗混合痔便血的临床效果[J]. 临床合理用药, 2023, 16(26): 70-73.

[44]

赵 丹, 杨 赛, 宾东华. 槐花散联合马应龙麝香痔疮栓治疗Ⅰ、Ⅱ期内痔出血 42 例疗效观察[J]. 湖南中医杂志, 2019, 35(4): 59-60.

[45]

贾梦冉, 张稚淳, 田劭丹. 李佩文教授治疗肿瘤相关性出血应用药对经验[J]. 环球中医药, 2020, 13(2): 245-247.

[46]

郑慧慧, 洪 靖, 殷心田, 等. 丁泽民治疗痔病出血经验探析[J]. 江苏中医药, 2024, 56(5): 5-8.

[47]

韩 冰. 清热凉血话槐花[J]. 家庭科技, 2016(8): 33.

[48]

康永强, 贾育新, 范珉钰, 等. 槐花治疗青少年鼻衄 16 例体会[J].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 2019, 19(20): 226; 228.

[49]

刘 灿. 马鸿斌主任医师治疗紫癜性肾炎经验总结及用药规律研究[D]. 兰州: 甘肃中医药大学, 2021.

[50]

赵云芝. 自拟槐花饮防治高血压、高脂血症[J]. 中医杂志, 2007, 48(11): 1006.

[51]

曹正忠. 复方槐花降压汤治疗 150 例高血压病疗效观察[J]. 中级医刊, 1983, 95(9): 61-62.

[52]

张国栋. 槐米治疗高血压效果明显[J]. 中国民间疗法, 1996, 28(3): 48.

[53]

孙小霞, 张 冰, 林志健, 等. 止血类中药饮片安全问题分析与用药警戒思考[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6, 31(7): 2693-2698.

[54]

王 浩, 赵 明, 杜冠潮, 等. 基于“轻可去实”探讨花类药治疗慢性前列腺炎[J]. 江苏中医药, 2022, 54(9): 13-16.

[55]

张习东. 中药直肠滴注治疗早、中期慢性肾衰竭 20 例[J]. 河南中医, 2009, 29(1): 67-68.

[56]

高 坤, 刘利华, 何伟明, 等. 孙伟教授肾虚湿瘀学术思想理论与实践[J]. 四川中医, 2019, 37(6): 5-7.

[57]

庄雨龙, 金 哲, 贾玉森. 槐米治疗女性泌尿系感染临床观察[J]. 北京中医药, 2017, 36(11): 992-995.

[58]

万冰莹, 孙 伟. 孙伟运用补肾清利活血法治疗慢性肾脏病经验[J]. 山东中医杂志, 2016, 35(12): 1053-1055.

[59]

平瑞月, 梅丽冰, 莫秀梅, 等. 陈达灿运用炒炭中药治疗皮肤病经验举隅[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21, 36(4): 2118-2120.

[60]

刘 岩. “花藤子方”加减治疗皮肤病验案 4 则[J]. 江苏中医药, 2016, 48(5): 61-63.

[61]

蓝海冰. 龙振华用三花一子藤饮治疗寒冷所致皮肤病验案举隅[J]. 北京中医, 2001, 20(5): 5-6.

[62]

席建元. 慢性湿疹要不要管住嘴[J]. 中医健康养生, 2016, 2(7): 60-61.

[63]

李腾飞, 周妍妍, 杨素清, 等. 土茯苓-槐花药对治疗银屑病作用机制的网络药理学研究[J]. 中国中医急症, 2022, 31(7): 1134-1139; 1184.

[64]

王 闯, 尚洪宇, 曹译文, 等. 赵炳南白疔 1 号治疗寻常型银屑病血热型临床观察[J]. 实用中医药杂志, 2022, 38(9): 1510-1511.

[65]

张 静. 复方槐米汤治疗儿童寻常型血热型银屑病临床疗效观察及机理研究[D]. 济南: 山东中医药大学, 2013.

[66]

刘炳周, 于 华. 中医治疗银屑病验方[J].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2010, 8(6): 74-75.

[67]

崔英兰, 董玉华. 槐花食疗治痔疮 68 例[J]. 中国民间疗法, 2005, 13(7): 61.

[68]

方 媛, 黎秋平, 谭 霞, 等. 槐花消痔汤联合针灸和耳穴辅助治疗顺产后痔疮的效果[J].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杂志, 2023, 29(10): 1834-1837; 1841.

[69]

杜志春. 自拟柴葛槐花汤内服、坐浴治疗痔疮 100 例疗效观察[J]. 甘肃中医学院学报, 2011, 28(3): 33-34.

[70]

凌解春, 赖庆勇, 张 涛, 等. 槐榆片制备及临床疗效观察[J]. 现代食品与药品杂志, 2007, 9(4): 38-40.

[71]

胡志班. 槐米临床应用二则[J]. 湖北中医杂志, 2000, 22(1): 33.